



# 德明校友會

## Tak Ming Alumni Association

Vol. 15 No. 3 October, 2014

通訊

Newsletter



夏日燒烤

終身德明校友

一日德明員生



回饋社會

美西德明校友會出版

目錄		封面
會長的話	誠社(68)許傑儒	1
校友通訊	仁社(66)黃天相	1-8
尋訪校友	義社(67)譚婉貞	8
夏日郊遊	仁社(66)黃天相	9-11
譚氏易筋運動學習報告	碧社(58)李錫文	11-17
陳魯慎老師墨寶及詩詞之頁	陳魯慎老師	18-19
殘荷	忠社(61)李木枋	18-19
荷池賞雨	誠社(68)何雪香	18-19
之子于歸	誠社(68)聶小玲	20-21
「喜有此李」 - 病	忠社(61)李木枋	21-23
「花言考語」 - 曇花	誠社(68)何雪香	23-25
旅遊雜感	誠社(68)余永安	25-28
A Lesson From David	誠社(68)韓國權	29-32
歡迎新會員	義社(67)甄碧秀	32
「旅遊天地」 - 滇桂之旅	義社(67)一口田	33-35
活動預告	美西校友會	35-36
校友捐款	義社(67)甄碧秀	封底
編者的話	誠社(68)何雪香	封底

### 出版說明：

〈德明校友會通訊〉為德明校友會的正式刊物，每年出版三次，印數四百份，免費寄派給會員、屬會和有關校友。園地公開，不設稿酬。文章反映作者的言論，並不代表德明校友會的立場或見解。歡迎投稿，來稿請寄：

美西德明校友會：P. O. Box 70874, Sunnyvale, CA 94086

網址：[www.tmaausa.org](http://www.tmaausa.org)

電郵：[info@tmaausa.org](mailto:info@tmaausa.org)

## 會長的話



美西德明校友會，自成立以來，已經有十五年歷史。在這段期間，我們的會員人數由20多位增至現在的320位。會員數目之增加，大多數都是校友們互相介紹、口耳相傳。在校友會所舉辦的每一個活動中，我亦體會到校友們對校友會的支持和愛心，是那麼的真誠。本人在此衷心的多謝每一位校友。

回顧2004年美西校友會承辦德明第二屆全球校友聯誼大會，當時我們的組織還未臻成熟，幸而在各地校友支持下，校友會的各位校友同心協力下，我們戰戰兢兢的完成了這個重大的任務。今天十年之後，第七屆全球聯誼大會即將於十一月八日在香港舉行。這次盛會參加者眾，共有1230位，其中美西會員及家人共有130多位，可說是歷屆之冠。我們美西校友對這次聯誼大會的支持亦應感到自豪。

理事會在九月的會議中，同感在康樂聯誼之餘，也需關顧社會公益，一致通過捐助二千元給三藩市東華醫院。東華醫院現正致力籌募擴建經費，該院歷史悠久，為華裔社區提供醫療服務，尤其方便華埠的長者及基層病人。這次的捐助，讓校友會及校友們一同積德行善，落實回饋社會的理念。



## 特別消息

### 美西德明校友會為善最樂

(68誠社)甄碧桂

美西德明校友會理事會基於財政穩健，最近一致贊同籌辦慈善基金會，希望在康樂聯誼之外，落實回饋社會的理念。

適逢三藩市華埠的東華醫院正致力籌募擴建，此醫院歷史悠久，為華裔社區提供妥善醫療服務，配合只懂華語的長者及基層病人的需求。經由理事陳鐵平的安排，在十月三日校友們將二千元捐款親自交給院長伍璇燦。當日出席的有會長許傑儒伉儷，陳鐵平伉儷，伍健儒伉儷，甄碧桂，陳伯英，張貽光，鄧惠萍，彭鑒沅伉儷等。伍院長感謝德明校友會熱心公益，憑著大家同心合力，一定能令更多人受益。對校友會而言，這只是一個開始，希望在不久將來成立一個完整的捐贈方針，讓校友們一起行善積德，也可以提升校友會的質素！

## 新知

我們與忠社學長李超豪、陳麗香是在Picnic時新認識的朋友，得知他們在Rocklin市家中的荷池，荷花，蓮蓬盛開，貪心的我們，決定擇日拜訪他們。

八月三日星期天，我夫婦二人與仁社陳安邦夫婦及信社楊佩齡，開了九十分鐘車，才由三藩市到達 Rocklin超



豪學長的家園。大宅面積三千餘呎,總面積二畝有半,廳堂寬敞,與偏廳小吧相連。廚房與飯廳相傍。客廳外出便是泳池。屋外四周園林環抱,植有各種果樹,包括梨子、蘋果、枇杷、桃果、沙田柚。小坡更有青椒、香瓜、及各種香料植物。一溪之隔,便是荷池,很高興見到荷花盛開,蓮蓬滿佈。

學長學姊熱情而健談,十二時半在飯廳共進午餐,歡談差不多二小時,細說母校當年情況,回憶母校之師友。午餐後,老當益壯的學長更親自穿水靴下荷池,替我們採摘蓮蓬,讓我們一嚐新鮮蓮子的鮮甜味道。



2014年8月2日,毅社伍健儒同學之二女伍思萍小姐與吳加明先生在加州史坦福大學之 Memorial Church 舉行婚禮,邀請毅社各同學到場觀禮,並於是日晚上五時半在東灣 Union city 之五月花酒家宴請各親友。

婚禮結束後,離晚宴時間還有三個多小時,便按原定計劃,到東灣 Fremont 胡思寧家中茶敘,因為他家離晚宴餐館較近。胡思寧以西瓜、哈密瓜、雪糕、茶點與及自種的桃子待客,大家在餐檯上輕輕鬆鬆的聊了兩個多小時,非常難得,彼此住在不同的城市,往來不多,更何況,余艷梅、馬素冰兩位同學,專程從南加州乘搭飛機來參加婚禮。晚宴在Union City 之五月花酒家舉行,筵開三十餘席,場會非常熱鬧。同學們則一面品賞美食,一面聊天,談談今年11月在港同學會的活動。飯後毅社同學合照留念。這是一個難得的相聚,大家都非常愉快,對於遠方的同學,何日君再來!



圖左起: 譚蔭萱、洪敏瑛、劉燕萍、劉碧影、馬素冰、胡思寧、關祥雲、周月嫦、江德儀、謝清平、翁小慧、陳澤普、何汝林

## 仁社消息

### 執子之手,與子偕老

仁社陳國舜,徐珍美伉儷之二公子志仁(Gilbert)與方巧玲小姐於七月十九日下午二時,在紅木城之Hotel Sofitel 河畔舉行結婚典禮。由仁社方漢民設計禮場花壇,漂亮而大方,盡顯花店老板本色。賓客親朋雲集,場面熱鬧非常。

下午六時,在 Millbrae之太湖酒家三樓大堂筵開45席,招待來賓。入席前,先在樓下大堂舉行雞尾酒會,讓來賓盡情享受美點名釀,杯酒言歡。是日陳師母與陳公子及



德明校友出席者有五十餘人,灣區仁社同學傾巢而出,熱烈捧場。席間更有DJ主持節目,歌舞助慶,主人家週旋於賓客間,眉開眼笑,賓主盡歡。

### 華韻金曲

北加州「萬年青合唱團」與中國杭州「金橋藝術團」之聯合演唱會,於9月27日在Santa Clara 之City Center 舉行。仁社陳國舜、徐珍美伉儷是萬年青成員,有份參與表演。整個演唱會節目包括有: 合唱、男聲小組唱、舞蹈、粵語小合唱、女聲獨唱、懷舊金曲聯唱、男女聲小組唱、男女聲二重唱等各式表演。歌聲柔揚悅耳,舞蹈展

示出色。兩個團的團員,長者佔多數。其宗旨在為灣區的華人長者提供了一個開懷放歌,怡情養性,交友敘舊,相互



聯誼的平台。演唱會表演大約有兩小時,仁社捧場客有張貽光、陳嘉玲、方漢民、陳安邦、黃天相及信社楊佩齡等人。晚上並參加了兩個團在狀元樓舉行之聯歡宴。

誠社消息

有朋自遠方來

(68 誠) 李偉彬

前紐英倫校友會會長黃國麟與夫人到灣區參加宗親會及探望女兒。因利乘便約了我夫婦倆及鄧偉炎學兄夫婦於Millbrae市大三元酒家相敘。原來鄧學兄與黃會長年青時在美國當兵,屬同一個兵營,曾一起並肩作戰,但失聯已久,直自上次校友會聚會時才重聚,真是有緣。是晚黃會長亦帶同他們的女兒一起來參加我們的敘會,很熱鬧,大家談笑風生,渡過一個愉快的晚上。





## 雙十節

信社小記者

今年雙十節，首次由中華總會館改為中華傳統文化協會舉辦。中華總會館注重僑團各界參與，而中華傳統文化協會卻以華僑和學界為主力。在慶祝會上，除了文娛藝術表演、酒會及巡遊外，全僑公宴便視為壓軸戲。



今年的公宴，也看到相識的面孔，有陳師母和 Eugene，更有碧社林柏勵、復社梅綺蓮、仁社方漢民夫婦、義社黃福群夫婦、誠社李華樸、信社陳鐵平夫婦等。

## 信社三代

信社小記者

近來同學相聚，話題總是離不開抱孫，而信社的同學也不例外。陳佩瓊夫婦在年初跑馬上任，首次晉升爺爺嬭嬭，她的女孫很精靈，神情面貌與嬭嬭不相伯仲，也許是隔代遺傳吧！

七月中，陳鐵平夫婦再任公公婆婆，這是他倆夫婦在四年裡的第四名孫兒，他們的二女兒誕下女孫 Adeline, Adeline 出生的重量與哥哥一樣，都是六磅一安士，由此可見將來一定還要跟哥哥較量，唔會執輸！

雷潔屏夫婦在十月初再度抱孫，這個女孫非常趣緻，雷潔屏抱著孫女拍照，甜蜜溫馨逼爆鏡頭。雷潔屏夫婦共有三名兒子，現有三名女孫，筆者懷疑他們在打麻將時是否也不停做清一色？

## 中秋佳節

信社小記者

大埠崇正會每年中秋節皆慶祝一番，今年也不例外，在中秋節前數天，在華埠某酒樓盛大慶祝。崇正會是客家人的會所，除了陳師母外、尚有碧社彭鑒沅學長及仁社陳伯英夫人Betty。今年Betty更爲熱心，買了一席宴請老朋友。是以彭學長夫婦及信社陳鐵平夫婦也爲坐上客，共同慶祝中秋佳節。



---

## 尋訪校友：

義社同學譚婉貞尋找舊同學黃燕梨及謝婉,如果有其消息,請通知譚婉貞。

e.mail: JMoy210@aol.com

cell: 630-649-4071

## 夏日郊遊 (66仁社)黃天相

艷陽高照，無風，有點熱。差不多十一點了，在 Baylands Park 的停車場已經聽到了卡拉OK的美妙歌聲。在一片樹蔭下，已經有很多人坐在摺椅上、草地上，三五成群，閒話家常。再遠一點，只見有三個巨大帳篷，撐起猛烈陽光，留下一大片蔭涼地。一處是臨時辦公室，一處是歌廳，一處是大廚工場。

臨時辦公室有一張長檯，擺放著參加郊遊同學的名卡，最新出版的「校友通訊」；財政大臣正在現場收費；歌廳是擺放音樂器材的地方，不可或缺的娛樂中心，勇者都爭相霸咪，大展歌喉，聽者亦樂於接收。那邊廂，大廚們都在忙於燒烤，汗流浹背，苦樂自知，但爲了眾校友們難得的敘會，也樂於犧牲小我，偉大的德明精神是也。

這個公園很大，可以容納四、五個團體同時舉行郊遊聚會。我們佔了個優越的位置，近停車場，有一大片樹蔭，草地廣，有多張連坐餐檯，有個大燒烤爐，離方便處不太遠。唯一美中不足的，是缺乏夏日湖光，或是流水魚蹤。憾事，也是人生。

中午時分，大廚們的傑作已接近完成。“打雜”們立即分工合作。在餐桌上擺放上各種餐具及食材，包括生菜沙律、生果、香腸、肉丸、燒雞肉、大豆、粟米粒、燒豬肉、麵包、白飯等等，加上一些高手帶來的私房菜，食物豐富充足。同學們亦開始排隊取食。霎時間一條長龍展現，原來今天參加人數幾近二百人。有羅省

遠客，有二埠來客。有八十歲的長者，亦有黃毛小子。當然主力還是一班長青。



郊遊是一種健康的活動。享受燒烤,只是其中一種樂趣,舒展筋絡才是我們的目的。所以跳健力舞、拋沙袋遊戲、匙羹蛋勁步比賽,既有活力,亦有競爭。爭的不是獎品,是勝利的快感。我相信眾人最期待的是抽獎節目。獎品豐富,包括利是封、紅棗包、堅果包、旅行摺椅等等。中獎者,興高彩烈,未中獎者,不會失落,得與失並不重要,重要的是共有的歡樂時光。不要小看一個活動的工作量,百多人的食物,不是數小時或一日便可以完成。幫忙籌備者包括籌劃、購買及處理食材,搬運器材,現場擺設,非十數人分工合作,不能完成。但我們所見的場面,井井有條,實是辦事人員的訓練有

素，值得我們讚揚，而讚揚的最佳方法，是多參加活動。我相信工作人員會更加賣力，提供更多歡樂給校友們。

---

## 「譚氏易筋運動」學習報告 (58碧社)李錫文

### 前言:

作文非我專長，故寫這一報告是一件苦差。勉而為之，乃是由於良心上覺得有義務提供學習「易筋運動」的資料給有需要及有興趣的人，使他們因此而獲得幫助與益處。這個報告是我個人學習經歷及見聞。

### 緣起:

自五年前被「時間之父」(Father Time) 踢入「古稀幫」以來，不論在精神或體力方面都受到「自然之母」(Mother Nature) 的隨意“制裁”或“降溫”。正在沾沾自喜日常生活還未有顯著影響時，好景不常，去年十一月乘郵輪到中東渡假回來後，平時的步行運動起了變化。本來40至60分鐘的步行不到20分鐘便覺得右小腿肌肉收緊，30分鐘更兩腿抽筋，舉步艱難。醫生吩咐避免行斜坡，過兩週再看情形。這不是解決問題的根本。心中正發愁，剛巧接到一位久無訊息的朋友珍妮的電話，她曾經因腿部疼痛難行，纏擾了多個月，幸虧近日已康復七八成，所以很開心，特別來電告訴我們。原來珍妮在數年前曾經做過髖關節移植手術(hip replacement)，手



術後大腿疼痛，試過各種不同的醫療方法都無效。每天在家中上落樓梯像受刑般痛苦。

有一天珍妮在教堂遠見一人似曾相識，但因久未見面，而此人轉變太大而不敢肯定。往前細看才知她真的是以前駝背、面赤紅、酒渣鼻的潔蒂。眼前的她，背挺直了，玫瑰痤瘡症(Rosacea)消失了。原來潔蒂由於多年長期伏案工作，使脊柱彎曲了，筋骨收縮日益嚴重。一位脊柱神經醫生要她先付五千元醫療費，然後用機器拉直她的脊柱。潔蒂對機械治療法存有疑慮，不敢接受。後來幸得朋友介紹，就跟譚豐雅師傅學習「易筋運動」。經過兩年努力，身體脫胎換骨的改善了。不單如此，連她因傷而失去聽覺的左耳也恢復聽覺。

於是珍妮立刻去學易筋運動，兩個月後她上落樓梯，腿也不再痛了。

珍妮熱心解說有關參加學習易筋運動的過程及費用等等。她還給我一個網址[www.yijin.org](http://www.yijin.org)去查詢。從網上獲知「易筋運動」的始創人譚豐雅師傅，亦是德明校友(德社學長)，台灣大學農化學士，香港中學生物主任，武術界名人，太極高手，著有多種教科書及武術書本。並曾學習中醫針灸及骨科學理。積五十餘年教學經驗，融會各種內、外家拳法、樁功、柔功，並揉合經筋原理、人體結構、生理和中醫學理，創出「易筋運動」，加上中國傳統的太極拳及八段錦，成爲一套健身養生、防治疾病的功法。並且編成一書：易筋綜合保健運動，連同示範錄影碟二片出版。

## 課程:

今年三月我和老伴跟珍妮去位於北聖荷西的「譚氏易筋學會」拜見師傅,他安排我倆插班入每星期一、三、五,早上十時到十二時的課班。起初二個星期學基本站樁功夫,師傅同時解釋一些初入門要領。之後跟其他同學一樣盤跪地上,一齊練習全套「易筋法」。我們就這樣開始了練習易筋運動。

每星期一的課程是先站樁,做「翹腳樁」加「背合掌」三十至四十分鐘,跟着練「易筋法」約七十五分鐘,之後做「經脉拍打」十五分鐘。

星期三是中醫實用養生講座,師傅解說黃帝內經、十二經絡、穴位,進而指導經脉拍打、推拿、指壓、按摩等人體保健功法。學習資料包括師傅編著之人體五官保健功、講義及錄影碟。然後做「易筋法」。

星期五的課程是先做「盤跪樁」三十至四十分鐘,做「指撐掌」鍛練母指、食指和中指三指,跟着是「易筋法」,最後是「活力八段錦」有氧運動。

星期六早上有太極班。

每一堂師傅都親臨指導,和我們一起練功,同時提示練功要點,或講些養生之道和保健之法。有時由資深的師兄、師姐帶領,師傅則去巡視,糾正同學的姿勢。譚師傅功夫深湛,學識淵博,更是一位和藹可親的好老師。我可以由衷的說譚師父不但俱有真功夫、真學識,而且是一個真良師、真好人。

以下幾張照片就是攝於班上練功時。以師傅八十高齡能夠有如此精神體力及靈活性,能不令人佩服到五體投地。豈不是易筋運動之功效嗎?



中醫實用養生講坐



第二段第三式 背後扣手



第四段 指撐式金樁



第四段 左右壓腿(一字馬)



第四段第六式 張腿式水樁



第三段第四式盤跪式土樁

## 效果:

我學習易筋運動一週後，不但步行時腳抽筋的困擾消失了，還幫助我找到對治腳抽筋的方法，從此不用再在睡夢中被迫下床治理。兩個月後，老伴問我：「你很久沒有在吃飯時用手按着上唇了，你面上的神經痛怎麼了？」原來兩年多前，被牙醫誤傷了面部神經，每當扯動面部肌肉時便產生劇痛，要用手指按着牙根處方能暫時止痛。現在這個痛症消失了，真是好事。

老伴多年來都要整天穿着壓縮襪 (compression socks) 來防止雙腳麻痺。練習易筋運動後不久便不需要用壓縮襪，同時睡眠品質也有大幅度改善，不再像以前那樣時常半夜醒來便難再入睡。

小姨子在美京聽到易筋運動的好處，也買了一套DVD跟着練習。做了站樁兩個月後，膝頭已比以前有力，上樓梯也不須用手按着大腿了。

在易筋學習DVD中，示範者男女老幼共五人。其中一女孩子Sara，在七八歲時得了怪病，兩手無力、疼痛，屢醫無效。最後醫生用類固醇 (steroid) 醫治。副作用令她十分難受，就跟隨她母親到譚師傅處學易筋。

兩年後她一切回復正常,故在DVD中參加示範表演。

同學中的莎莉在2011年底右肩一條筋撕裂(rotator cuff torn off),醫生建議動手術,但因手術後需要長時間復原,加上有後遺症,因此她不願嘗試。後經人介紹認識譚師傅。2012年4月,在師傅的鼓勵下,忍痛苦練易筋運動。漸漸地痛苦減少,甚至消失了,手臂也恢復了氣力。練功兩個月後,無意中發覺自十七年前做過乳癌手術後,麻木無感覺的左上臂內側回復正常。

2012年7月莎莉癌病復發,並擴散至骨頭、脊柱、肋骨,還加上肺積水。師傅鼓勵她加強練功,還得到同班同學的關心和支持,她每次都專心去操練,自覺五臟六腑都暢通,身體不虛弱,也不感到疼痛,精神胃口都很好,肺積水也消失了。完全要靠藥物,只用賀爾蒙及練易筋運動把病情克制了。

Karen在三年前開始學易筋,由於多年前的車禍,身體有諸多問題。現在那些問題不是消除了,便是獲得改善或控制。那時最困擾她的是坐骨神經痛,現在也行動自如了。

Susan練習易筋兩年多,以前她患了紅斑狼瘡症,怕冷、失眠、毛病多多,還有嚴重的敏感症,身上常有斑疹。練功期間,毒素發出體外,很不雅觀。經過兩年來的努力,一切症狀已消失,紅斑狼瘡症也受到控制。

### 結語:

如上面的例証不勝枚舉,從中可以觀察到易筋運動有兩種功效: 1.物理治療 (physical therapy) 似的幫助修復



損傷的身體功能; 2. 提高身體的免疫能力，預防疾病。有關易筋運動的效果，譚師傅曾在理論上詳細討論過。他在文章中從西醫、中醫及運動本身的角度解釋易筋運動的保健功能。事實上譚師傅也是從自己經歷過的“臨床”治病經驗才創造出這一套運動。二十五年前他曾因急性咽喉炎，住入醫院深切治療室十多天，因為藥療無效，醫生準備手術切除部份咽喉。師傅躺在病牀上自己用易筋運動的呼吸法治療，竟然完全康復，免了開刀之苦。從這次的經驗產生信心，於是師傅致力鑽研創出這套易筋運動。

從我訂閱的數個有關醫藥健康的通訊 (Mayo Clinic Health Letter, Harvard Heart Letter, and Dr. Andrew Weil's Self Healing)中看到，不論任何疾病，他們提出防治的方法都是「注意營養，適當運動」。最近從網上收到友人寄來一篇文章，是一位美國華裔免疫系統科學家，陳昭妃博士所撰的「運動和心情勝過一切藥物。」簡明扼要的解說人身體的免疫系統才是治病、防病的基本，而適當運動是保持免疫系統平衡的關鍵。相信這就是為什麼易筋運動會有那麼顯著的效果。

基於我個人的經驗，對親人及同學的觀察，師傅的指導，以及涉獵的知識，我深信易筋運動是最完善的保健運動。有病則除病，無病則防病養生。

最後我要借用舊時講古老方榮先生收場白的口頭禪來分享一句良言：「因果裏頭有一句："今日不養生，他朝養醫生"。」

編者按：如欲知更多實例及詳細資料請與李錫文學長聯絡。

李錫文 e-mail address: [LSM3A58TM@Yahoo.com](mailto:LSM3A58TM@Yahoo.com)

陳魯慎老師墨寶及詩詞之頁

河滿子 遺懷

陳魯慎 二〇一四年九月

少乏明師輔導，長逢龍戰玄黃，大浸稽天遷  
港島，菁莪樂育流芳。客舍新亭哲士，菜根  
詩酒難忘。域外棲遲半百，耕耘無補滄桑。  
邪說詖辭衝擊日，幽懷倍感蒼茫。人禍天災  
紛至，世情陷溺如霜。

高陽臺

陳魯慎

甲子春日，卧病兩月，感而賦此。

2014/6/5

病後初痊，浮生若夢，前賢哲理情牽。  
幼乏明師，琢磨空耗華年。

苦宦求解如陶令，到而今，補拙應難。

但空疏，無涯學海，徒仰尼山。

世情倍覺傷懷處，屬倡言民主，假幕

類翻。

貪瀆聲中人，權正義堪憐。

庶民咸訴生存苦，有跣居，自感安眠。

惜難忘，孽障紛來，如春哀絃。

二〇一四年六月稿

殘荷 (61忠社) 李木枊

春風吹動綠羅裳  
笑靨盈盈夏日長  
時序轉輪顏色改  
凋零衰影立秋霜

荷池賞雨 誠社(68) 何雪香

細雨絲絲逐綠波，  
池塘處處遍新荷，  
紅裳綠蓋添姿色，  
對景吟哦趣意多。

前會長毅社伍健儒，仁社鄭美薇賢伉儷的四女思萍，於八月二日與吳加明律師喜結良緣，該日中午先在史坦福大學紀念教堂舉行婚禮，與會者眾，同賀一雙新人共偕連理，永結同心。



晚宴設於

Union City 五月花大酒家。到會者三百餘人，德明同學也佔了七，八十人，場面相當熱鬧，會場滿掛五彩燈籠，更添喜氣。擔當喜筵司儀的是前會長陳伯英同學，淵源於他與新娘父母是初中同學，相識已有五十多年的歷史！他首先介紹男女雙方家長、親人，及與會貴賓：現任舊金山市議會議長邱信福，陳校長夫人及公子，曾經教過伍家五個兄弟姐妹的幼稚園老師，可見他們一家是何等尊師重道。還有加州選美會主辦人，伴娘、伴郎等等。別看年輕人，雖然多是英語對白，可是，新郎新娘到了向長輩敬茶這一環節，齊齊換上中式服裝，新娘穿的金色旗袍，還是八十六歲的外婆在年青時代穿過的，足足已有五十多年的歷史哩！新娘的姐姐思茵是伴娘，姐妹情深，當天頻頻告誡妹夫，今生一定要善待妹妹，對妹妹出嫁，非常之不捨，愛妹之情，在致辭中盡表露無遺！晚宴還有很多娛樂節目，伴娘Natatise Kalea

是思萍史坦福同學，現是作曲家及歌星，唱了一首特別為新人而寫的歌曲來祝福他們，整個晚上，有英式三人小組，又唱又奏，吉他、提琴、隨後一對新人及父母交換翩翩起舞，使整個晚上，洋溢着派對氣氛，愛意滿盈。我們享受佳餚之餘，還有品嚐特釀緬甸美酒，數種美味香甜不同果味的幼滑雪糕，真是主客盡歡！

---

「喜有此李」

病

(61忠社) 李木枋

「無疾而終」通常被視為一種福份，或者生前積德所得的善報。早上該起來的時候沒有起來，生命就此打上寧靜的句號。得道高僧尤其精於此道。他們好像對死的來臨早有預感，於是到時吩咐了徒兒幾句，夜在禪房裡盤膝而坐，無聲無息的圓寂了。

另一派人也是無疾而終，但他們「死於非命」。詩人徐志摩與文學研究者鄭振鐸死於墜機。那是意外，神的意思，與人無尤。以【沉淪】著名的郁達夫，在蘇門答臘被日本憲兵逮捕殺害；戰時西南聯合大學文學院院長，寫【死水】的詩人聞一多，因罵XXX是混帳王八蛋，遭特工暗殺於昆明。這兩人是「橫死」。史學大師王國維與【駱駝祥子】的作者老舍，因「世變」而自沉。也有人說是「畏罪自殺」。

這些都是異數。我們凡人，高不成低不就，只能依著自然規律，生老病死的一路熬下去。纏綿病榻，老人痴呆，植物人，都足以令人談虎色變。幸而不是所有的病都這樣可怕。心臟血管內科專家K教授說過，在所有的疾病中，



三分之一不醫不好,醫也不好;另外三分之一醫也好,不醫也好;只有剩下的三分之一,醫就好,不醫就不好。便宜了醫生,三分診療,十足收費。

據說有些病不但不是煎熬,而且是種享受。疥癬是很好的例子,人反正是死不了的,癢處搔著,其快感,妙不可言云云。小病有人當作清福。君王可以因此不早朝,專心欣賞後宮的歌舞;縣官免了案牘勞形;升斗小民告一天病假,在家看電視,薪金照收不誤。而且不論地位高低,都可以暫時得到周圍的人的特別體貼。

病也能給人種種方便。稅務部主管不能應付記者的追問,就忽然「過勞」,赴不明地點休養;不想和對手辯論的候選人,會「傷風」起來,免得把病菌傳給大家而避席。不喜歡擔任某一職位的「稱病不就」,已就了又可以「稱病請辭」。到了這個境界,哪裡還是病,倒像是一劑萬靈藥。

普通人說起自己的病會有點靦腆,所以談的人少。法國散文大家蒙田寫他自己的病,且能娓娓而談。他患的是腎石症,有時疼痛過甚,要把上半身低彎,和大腿打個對褶,才能稍減痛楚。談別人的病就比較輕鬆,有些人還會得到獨家報導的快意。如果沒有這些愛幫閒的忙人,我們怎會知道梁任公當年在北京協和醫院錯割了一個腰子?【羅馬衰亡史】的作者吉朋(Edward Gibbon),只用一年的時間就把希臘羅馬的重要古典溫習一通,寫下這部巨著。可是他的疝氣卻沒有得到適當的治療,於是拖著這麼一個不甚方便的包袱,度過他的一生;孫中山先生入



院,他的侍衛在回憶中說腹部剖開,看到肝臟有許多白點,醫師說不能割治,就縫上了。有人請孫先生改看中醫,他答說你知道我是學西醫的;魯迅寫過一篇【父親的病】,記他自己以一個少年奔跑於當舖與藥鋪之間替父親配藥,而那些稀奇古怪的「藥引」是怎樣的難找。他的父親終於不治,他激憤地譴責中醫是有意或無意的騙子。

今年初在 S 市的一間醫院做了個小手術,術後「留院觀察」一夜。探熱的、量血壓的、送藥的、抽血的,整晚川流不息,哪裡能夠入睡?夜深人靜後,走到窗前一看看,因為醫院座落在山頂上,病房又在六樓,但見千家萬戶的屋頂都從腳下向遠處展開,平時要仰望的此刻立成俯視。皓月當空,桂華流瓦,不像有人間煙火。如此清麗絕倫、夢幻般的夜色,如非因病,也當然會錯過了。

### 「花言考語」

### 曇花

(68誠社) 何雪香



曇花又稱瓊花、月下美人、韋馱花,英文名稱為Epiphyllum 又名 Night - Blooming Cereus, 屬仙人掌科,曇花屬,是多年生肉質性植物,可高達四、五

公尺,老莖圓柱形棒狀,其餘均為扁平長形葉狀。原產於南北美洲巴西及墨西哥一帶,現在全球均有栽培,在十七世紀中期,由荷蘭人引進台灣,目前全國各省各地均有栽培。

曇花開花通常在夏秋時節夜深人靜之時，紫紅色的花柄平托著飽滿的花蕾，潔白晶瑩，薄如蟬翼的花瓣整齊地一層包著一層，不須用特別儀器，肉眼也可以看見花朵顫悠悠的抖動起來，在顫動中花瓣慢慢地打開，舒展，密而細白的花絲從花蕊中旋轉地伸出來，頂部呈黃色略為膨大，這便是雄蕊，曇花的雌蕊長得很特別，被雄蕊包圍著，比花絲略粗，也呈白色，在頂端的柱頭上，開著菊花狀的白花，高雅，晶瑩皎潔，嬌媚的綻放著。整朵花優美淡雅，清香撲鼻，在紫紅色的花柄及花托的襯托下，更加晶瑩剔透，難怪被譽為「月下美人」。「寂寂曇花半夜開，月下美人婀娜來」可說是曇花的最佳寫照。可惜曇花雖美，開得快謝得也快，由綻放至萎謝只不過是一兩時辰。

曇花這名稱緣起自古印度的「妙法蓮花經」其中有「如優曇鉢花，時一現耳」句，原意是指「轉輪王」出世，曇花才開，而按佛教傳說「轉輪王」八萬年才出世，則曇花之開，乃萬載難逢，故曇花一現是形容難得不常見的事，後來又用以比喻剛出現隨即消失的現象。

傳說曇花是一花神，她每天都開花，並且花開得十分燦爛，後來她動了凡心，愛上了為她鋤草的小伙子，玉帝知道後大發雷霆，將她貶為只能開一個時辰



的花，而小伙子則送到靈鷲山出家，賜名韋馱，讓他忘記前塵舊事。但花神忘不了他，她算好韋馱晚上下山挑水的時間，就在此時此刻盛開，希望能見一面，於是就有了「曇花一現，只爲韋馱」的傳說，也因此曇花又稱韋馱花。

曇花的藥用價值很高，有軟便去毒，清熱療喘、潤肺化痰的作用，曇花燉冰糖，對哮喘有奇效。曇花也可以入膳，如肉片炒曇花、曇花炒蛋、曇花排骨湯等。

---

## 旅遊雜感

(68誠社)余永安

在過去的三十幾年裡，每年的年休大假，大都是做著同一件事，就是返回香港探望父親，鮮有往別處旅遊的機會，每當友儕在談及到過甚麼地遊玩，那裡的名勝優美，我只有用艷羨的眼光，側耳傾聽，無從置喙。2010年後我失去了侍奉父親的福氣，在年休大假的日子裡，選擇了到九寨溝、張家界和鳳凰古城旅遊，眼界因這趟行程而隨之開闊。

在往來九寨溝的漫長車途中，不時經過一些農村小鎮，麗日當空下，四野人煙稀少，沒有煩囂，人和家畜都悠然自得，徜徉在綠茵地上，房舍儼然，以磚石砌成，或以草木禾楷湊合而成，間也有紅牆綠瓦的豪宅，全都疏落有致地散處在遼闊的山河大地上，是那麼的和諧地鄰處在一起，在農舍屋旁，可以見到悅目的桃花，伴在風中妙曼的綠楊，還有活潑的流水，景緻是那麼的祥和雅適，饒有詩意畫情，容易引發人的思古幽情和懷

鄉的邈思。

看見桃樹和眼前的景緻，田園詩人陶淵明的桃花源記和歸園田居，馬上浮上了腦海，可惜塵封已久，再不能流暢地背誦起來，只能斷斷續續地記起一些。雖然如此，也使我的思緒悠然神往，恍惚與古人偶遇在畫圖中，心裏舒泰得很。真想在退休的時候，騰出一些日子，拋卻世俗的煩囂，返回祖國的山河懷抱裏，體會那詩意的田園生活。

人說：「當你察覺到自己愈來愈喜歡懷念往事的時候，便知道離開青春已漸行漸遠。」我於今深有體會，幸而我能認識到這是人生必然的命定過程，讓自己怡然享受眼前那無限好的夕陽，這樣還能掌握到一些漸將失落的快樂。

在短暫的旅途結束後，還是樂意回到鬧哄哄的香港，重溫那熟識的人和事，畢竟這是我從小長大的第二故鄉，人說香港的步伐是一日千里，事實上她真的是天天在變；可是她在我心田深處，永遠都是那麼的熟識，像母親般的親切。香港真配稱為美食天堂，隨便走進一間不起眼的小店，讓你送進口裏的食物都好吃到不得了，所以每次來到香港，每天的行程表裏都少不了美食這一個項目，從早到晚沿街而行，所見的食物，只要能引動饞涎，也就管不了儀態，馬上大快朵頤；也真難理解那消化系統，何以還能像個年青人？每趟友儕的邀請大都在華麗有氣派的酒家，我當然感謝友人的好意，也很享受每次的佳饌，但這些高價的飲食場所，除了能滿足肚

腹的慾望之外，不能帶給我點滴童年的回憶；記得兒時吃過的地方，要不是大牌檔，就是街市附近的小店，甚或是街邊的手推車。原來這叫做情意結，是迂腐固執的人才有的，我就常懷著這樣解不開的心結，因為我已是活在愈來愈喜歡懷念往事的人生階段。

在往來九寨溝途中所見到的農村景物是如斯的安詳寧靜，使人想拋下一切俗慮，回歸自然優悠的生活；來到香港，卻又另有一番意象，被美食吸引到讓你大呼「不辭長作香港人」。農村引人入勝的是大自然的美景，香港使人流連嚮往的是人爲的美食，這都是人的本性，是人所渴望和追求的，無可厚非。

這回在香港停留只十二天，其中一天和太太跑到大嶼山消閒一天。今天的大嶼山已跟陸路相連，可以乘坐東鐵列車到東涌，然後轉乘大嶼山巴士到此，也可以像昔日乘搭離島小輪往梅窩。

這天我們選擇乘搭輪船抵梅窩，現在往離島的輪船都是密封的冷氣船艙，再沒有清風夾著浪花輕拍那種迷人的享受，但所經過的不知名字的小島，島上嶙峋的山石和樹木，景色依舊，把我兒時的印象再勾現出來，慰藉誤入塵網三十五年的我。

船泊在梅窩碼頭，抵岸後沿著右面的沙灘漫步，看見一些供遊客購買紀念品的小攤檔和供應島上居民的日用雜品店，氣氛比市區的繁忙已經寧靜很多。行了約半句鐘，兩人隨便找了一處石堤坐下，享受徐來的海風，嗅著那海水的腥味，無視身邊行過的人群，甚麼也不用

想，也不去追求，也不為甚麼發愁，心裏就感到恬靜而單純，放任地讓這恬靜把時光帶走，過了半天，想起今天的行程計劃，於是起來沿著原路行回碼頭，在碼頭乘坐巴士往大澳去。

大澳是一處漁港，地方比梅窩侷促狹小，商業味道反比梅窩濃，所經之處，大都是售賣曬乾了的海產店和各色食肆，我們隨意逛了一會，來到了早已在網上搜尋到的美食推介飯店，享受了一頓可口的海鮮餐，特別一提大澳蝦醬蒸五花腩，不消說，第一碟來個「美人照鏡」的就是它，它也最具爭議，太太說「不要吃太多」，我說「吃了才說」……飯後徐步來到橫水渡橋頭，受了那些擅長推銷的水上蜑家的慫恿，乘搭小汽船出海觀看白海豚，原本沒有甚麼期望，只花些少的金錢，就可以出海遊船河，換來難得的享受。意想不到的是小汽船循著航道游弋完畢，容許我們在另一處碼頭登岸，這兒就是旅遊局把大澳警署活化為酒店和餐廳的地方，我們因利乘便在餐廳享受了下午茶，把著香氣的咖啡，與太太閒適地遠眺茫茫大海，看著不停地輕柔晃動的海浪和在空中翱翔的飛鳥，也有無窮的活力感和怡然自得之樂。這一天，讓我享受到大半天的自然美景，也享受了幾頓可口的食物，可惜今天的香港百物騰貴，真的是「居不易」，但有如此的美景和美食，還是「值得居」。我還沒有想過退休，但是這樣的生活，肯定是我所憧憬的退休生活方式。噫！期斯日，何時而可得歟？



# A Lesson From David

By Jeremy K. Hon, M.D. (68誠社)韓國權

*David forced me to think of patients as human beings with networks of relationships and feelings. He made me realize that it's not the physician that fights the Battle---it is always the patient.*

As physicians, we see people in some of their lowest moments. We experience their struggles, their triumphs, and their defeats vicariously. In many ways, their stories become our stories. When I was a doctor still in training, I met a young man whose story has stayed with me for many years and has been an inspiration to me throughout my practice of more than a quarter of a century.

But first, let me tell you about myself. I was born in Hong Kong to a refugee family fleeing the horrors of warfare on mainland China. The Hong Kong I grew up in was very different from today's prosperous city. As a child, I saw riots and conflicts in the streets between pro-Communist groups and the British colonial government. My family was poor, and on some days I felt uncertain as to whether we would have food on the table.

In January 1973, I came to the United States to study pharmacy at Samford University in Birmingham, Alabama. Coming to America was like stepping into a different world. I graduated from pharmacy school in 1975 on an accelerated academic schedule, and a year later was matriculated into the University of Alabama School of Medicine. There, I met Lynda, a fellow student who later became my wife. We relocated to the University of Texas Health Science Center in Houston for post-graduate training. I was in internal medicine and my wife was in diagnostic radiology.

I did my fellowship in hematology/medical oncology at the University of Texas Health Science Center in San Antonio, a vigorous program aimed at training physician-scientists. I was fortunate

to work under many medical oncologists who were caring physicians with innovative skills and visions. However, no doctor had a stronger impact on my growth than a patient named David.

Like me, David was of Chinese descent. While this may seem an irrelevant detail, it was important for me because when I looked at David I saw many similarities to myself. His parents were working overseas with the U.S. State Department when he came into this world. David was very bright and personable; he was the president of his senior medical school class. He wanted to be an oncologist and had just finished an elective rotation at Memorial Sloan-Kettering Hospital in New York City. David was a young man with his whole life ahead of him.

When I met him in the emergency room, David was diagnosed with acute myeloid leukemia (AML) based on my evaluation. This was in late 1983. At this time, durable remission in this disease was quite rare.

The attending physician was Dr. James George, a well-known and respected hematologist. I remember reviewing David's peripheral smears and bone marrow specimens under a multihead microscope with Dr. George, and also with David himself. Dr. George thought it appropriate for David to participate in parts of his own care. Early on in his course of illness, David decided to move his treatment to his beloved Memorial Hospital in New York City. Even though David moved on, I stayed in touch with him.

I called David in his hospital room almost daily. He was very weak and barely able to speak at times. The more I spoke with him the sadder I felt. Several months into his treatment, I met David one more time in a hospital hallway. He looked very frail and pale; seeing him that way hurt me deeply. He told me how his disease was progressing. I was at a complete loss for words. Any comfort or hope I could offer would have sounded hollow in my own ears.

Looking back, I think I may have slipped into depression during that time. I spoke with Dr. George about my conversations with David often, and one day he told me, "Jeremy, you need to stop calling David." Dr. George explained that there needed to be a professional distance between patients and their physicians. So I did, and with time my feelings of sadness faded.

About a year later, I saw David again, only this time he was featured in a story in a magazine published by the University of Texas Health Science Center in San Antonio. David's picture was prominently displayed on a full page. He was wearing a cap and gown, having graduated from medical school. In fact, David delivered the graduation address for his medical school class of 1984. When I saw David's picture, I was overcome with emotion and ended up reading the story through my tears. During his address, David told his classmates about his struggle with cancer, about how he first realized the seriousness of his illness when he saw the chemotherapy flowing into his veins.

This affected me deeply. I'd studied extensively to understand cancers, offering treatments with the expectation of altering the natural history of malignancies and participating in clinical trials with the hope of developing better future therapies. But somehow, with David, I first realized the profound seriousness that cancer represents to not just a person's body, but to his whole being. David forced me to think of patients as human beings with networks of relationships and feelings. He made me realize that it's not the physician that fights the battle—it is always the patient. No one can replace the patient in the actual struggle for survival. My encounter with David, with whom I identified so strongly, helped me to have empathy for all my patients since then. Empathy with my patients still remains one of my principles when I am planning a course of treatment.

In his graduation address, David told his classmates how much being a patient had taught him about being a good physician. He explained that patients do not simply receive medical

information from their physicians. Patients watch their doctors carefully, observing every mannerism, every facial expression, and every clue in their body language. He explained that every act of the physician is noted by the patient and later on may be interpreted as something the physician never consciously intended. I think about this insight very often when I speak with my patients.

David was the first patient that I identified with on a personal level. His struggle was my struggle. His pain was my pain. His sadness was my sadness. This may have been because he looked like me. It may have been because we were both young doctors at the threshold of our careers. It may have been because of any number of reasons. But my experience with David has helped me with every patient since, and for that I am very grateful. David, I miss you, and I thank you.

*Dr. Jeremy K. Hon is a medical oncologist practicing at the Clearview Cancer Institute in Huntsville, Alabama, where he serves as Director, Stem Cell Transplant Program. He is a member of the American Society for Blood and Marrow Transplantation.*

---



---

## 歡迎新會員

永久會員:

社	姓名	英文名字	城市	省
72 興	劉錫煌	Steven Lau	Rowland Heights	CA

普通會員:

社	姓名	英文名字	城市	省
63 凱	李國俊	Kwok Chun Lee	Los Angeles	CA
66 仁	嚴泳東	Norman Yim	S. San Francisco	CA
73 華	劉曼雲	Gini Lau	San Ramon	CA

公元前二二一年，秦始皇統一中國後，在雲南設郡縣，修築了從四川經滇東北昭通，直至曲靖的『五尺道』。西漢武帝在秦開五尺道的基礎上，繼續修築了直通滇池的道路，并封滇王，頒賜滇王印，這是雲南隸屬中央的最早物證。

西漢元封二年，即公元前一百零九年，漢武帝派將軍郭昌率巴蜀兵入滇，設置了以滇池地區為中心的益州郡，下轄二十四縣，其中就有雲南縣，這是雲南這一名稱的最早出現。相傳，武帝一次出獵，抬頭發現遠處天邊有一朵彩雲，金光閃耀，他便問身邊大臣，那是甚麼地方，身邊的大臣也不知出現祥雲的地方叫甚麼地名，於是只隨機的對武帝說：『彩雲顯現在天之南』。後來，武帝就在彩雲之南設置雲南縣，雲南之名也由此開始。三國時期，蜀相諸葛亮統領三路大軍，親征雲南，七擒七縱孟獲，平定了雲南，調整了行政區域，新設雲南郡，使雲南所屬範圍得到擴大。

公元七世紀的中葉，西部的吐蕃政權領兵南下，佔領了雲南西北的地區，在公元七零七年，唐中宗派御史唐九征率兵入滇，拔除了吐蕃的據點，恢復了對洱南地區的統治，公元七百三十八年，洱海地區出現了六詔，即六個較大的民族部落，其中之一的南詔，在唐的支持下，統一了其他的五詔，成立了南詔國，統治了雲南達二百多年，至公元九百三十七年，段思平崛起，滅了南詔，建立大理國，統治了雲南三百多年，其間始終都與兩宋關係密切。公元一千二百五十三年，蒙古大汗忽必烈率領十萬大軍從寧夏出發，到四川松潘，分兵三路，取道中甸，用革囊為皮筏渡過金沙江，進入麗江，南下滅了大理，對南宋造成包圍之勢，滅宋後，元朝設立了雲南行省，作為當時全國十一個行省之一，從

此，雲南便正式成為省級的行政區名稱，省會也由大理遷至昆明，自此，雲南在政治經濟上，都得到迅速的發展。

雲南，是中國少數民族最多的省份，可以說是我國多民族大家庭的縮影，全國五十六個民族中，雲南就有五十二個，其中人口在五千以上的民族，除漢族外共二十五個，共有一千四百多萬人，佔全省人口的三分之一，其中，人口最多的少數民族是彝族，有四百多萬人。這些少數民族中，有十五個是雲南特有的，十六個民族是跨境而居的，是我國跨境民族最多的省份。

在漫長的歷史進程中，雲南留下了極其豐富的文物古蹟，據統計，重點文物保護單位有二十四個，歷史文化名城有五座，分別是昆明，大理，麗江，建水和巍山，另有十個國家級風景名勝，四十七個省級的風景區，覆蓋在全省十六個地區，自然的景觀涵蓋了江河，湖瀑，山泉，林洞等多種形態。

雲南的景點各俱特色，與多個旅行社商談後，決定取較大惠的行程，既可省點旅費，也比較保險，於是，此次的行程是把一般以昆明為中心，往麗江，香格里拉的西北路線，加上較少提供在雲南南端的西雙版納和廣西的桂林陽朔合併起來，並由香港出入境，以方便大家能順道留港省親。

昆明：

經過十二小時多的飛行，飛機於晨早六時許便抵達香港，會合了黃伯母後，十二時三十分便轉乘港龍飛機，於下午二時許便抵達昆明，因為過關需時，出機場時已是下午四時了，原定的雲南全陪導遊王小姐因在另一城市的班機延誤，要次天才能與我們會合，臨時由該旅行社一位笑容滿面的年青小伙子米高為我們第一天導遊，雖然他的英文要我們頗費神去明白，但勝在落力，並以親切和笑容搭夠。因為我們



到達比原定時間晚了一點，所以我們改先以石林為我們的第一站，展開了我們滇中“阿詩瑪”之旅。

昆明是古代西南夷中的一個民族“昆明族”的族名，昆明一詞是根據它的聲音翻譯而來，原名可記為“昆彌”，西漢時，他們仍處於游牧遷徙的生活，屬於古代氏羌人後裔中的一支，他們大多數的人形成了現代彝語的支族，少數的則融入了白族，因此昆明是先有族群的稱呼後才正式定為地名的。

經兩千多年一步步的走來，現在的昆明，已是一個傳統中又帶有現代化交融的城市，它四季鮮花常伴，更有豐富的人文積累。那裏有句導遊常掛在口中的話說：“地上石林，地下九鄉”，除了大觀園的長聯，滇池的浩渺，往西一百里就是那“阿詩瑪”的故鄉之稱的石林奇景，（據導遊王小姐的解釋稱“阿詩瑪”是彝族撒尼支系人對少女的稱呼，少男就稱為“阿黑哥”）。還有同是喀斯特景觀的九鄉，是以迷人的地下溶洞奇觀著稱，也都是我們這次在昆明遊覽的主要地方。

「未完下期再續」

---

## 活動預告:

### 德明第七屆全球聯誼大會

第七屆德明院校全球聯誼大會定于2014年11月8日至15日在香港舉行，節目安排如下:

11/8 聯誼晚宴

11/9 浦台島, 南丫島大聯遊

11/10—15 江西三清山六天遊

11/10-13 金門廈門四日遊

有興趣參加者, 可向美西同學會查詢.

### 美西校友會春節聯歡大會

日期: 2015年1月31日(星期六)

地點: Mayflower Restaurant (五月花酒家)  
428 Barber Lane, Milpitas, CA 95035

### 夏威夷十五天遊輪(三藩市來回)

2015年2月27日由三藩市啟航, 暢遊夏威夷 Kauai, Honolulu, Maui, Hilo 四大島, 經墨西哥Ensenada再返回三藩市上岸. 歡迎報名.

有興趣參加者, 請聯絡許傑儒會長:

email: [raymondhuie@tmaausa.org](mailto:raymondhuie@tmaausa.org)或到Princess網址查詢.

### 十一天葡西豪情遊

是青旅社主辦的歐洲陸地旅行團, 由葡萄牙里斯本出發, 止於西班牙的巴塞隆拿.

日期: May 11--May 21, 2015

Land Tour團費: \$1799.00 per person

有意者請向鄭玉海理事查詢.

email: [stephcheng@tmaausa.org](mailto:stephcheng@tmaausa.org)

### 校友杯麻將大賽

一年一度的校友杯麻將大賽及晚餐定於 6/20/2015 (星期六) 在南灣舉行, 歡迎校友及配偶參加, 共渡歡樂的一天. 有興趣者, 請聯絡康樂組理事.

鄭玉海 email: [stephcheng@tmaausa.org](mailto:stephcheng@tmaausa.org) 電話: 408-739-1800

鄧惠萍 email: [karenchan@tmaausa.org](mailto:karenchan@tmaausa.org) 電話: 415-307-9578

### 夏日燒烤

是一年一度的郊遊活動, 食物豐富, 有多種娛樂節目, 包括卡拉OK, 跳排舞, 遊戲, 抽獎等. 老幼皆宜, 不容錯過.

日期: 2015年7月15日 (星期六)

地點: 容後通告.

### 橫跨大西洋十六天遊輪假期

2015年9月5日由英國倫敦啟航, 暢遊 Norway, Scotland, Iceland, Newfoundland, Nova Scotia等國港口, 9月21日抵達美東紐約. 已超過110人報名. 有意者請聯絡許傑儒會長.

email: [raymondhuie@tmaausa.org](mailto:raymondhuie@tmaausa.org)

## 校友捐款

社	姓名	英文名字	捐款
	陳校長夫人	Bianne Chan	200.00
波士頓校友會會長-信社	翁宇才	Larry Young	204.00
55 德社	德社同學會		20.00
33大專	胡燦亮	Chan L. Wu	50.00
65 毅	何汝林	Yu-Lam Ho	10.00
65 毅	江德儀	Marsha Yip	20.00
67 義	伍碧芳	Bonny Chow	20.00
67 義	周佩貞	Jane P. Yep	30.00
67 義	張宗	Eddie Chong	15.00
67 義	譚婉貞	Jane Moy	200.00
67 義	譚敬椒	Dale Hom	20.00
68 誠	李美娥	Lisa Lee Wong	80.00
68 誠	劉紫玲	Frances Chi Wong	30.00
68 誠	謝美觀	Linda Dea Tam	70.00
69 信	常偉傑	Patrick Sheung	5.00
69 信	甄汝濠	Felipe Yan	50.00
72 興	譚寶泉	Pauline Tang	15.00

## 編者的話

第七屆全球校友聯誼大會將於十一月八日在香港舉行，美西校友回港參加者眾，有一百三十多人，陣容龐大，爲了要讓回港的校友能攜帶校友通訊回去與友儕分享，因此十一月的通訊提前在十月出版，多謝各位作者在時間上的配合，快速交稿；及編輯小組的合作無間；更感謝陳魯慎老師，病體初愈，兩度來稿，即景遣懷，祝願他早日康復。倉猝之間，如有錯漏，敬請原諒。



德明校友會

Tak Ming Alumni Association  
P O Box 70874  
Sunnyvale, CA 94086

